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杜金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北京 100710)

内容提要: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新时期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是建设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根本目的是保护遗址、服务考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必须科学规划,严肃论证,循序渐进,稳妥扎实。考古学家应积极支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物管理部门应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热情支持,善加引导,健全规章,严格管理。

关键词:考古 遗址公园 大遗址保护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一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目的和意义

“考古遗址公园”在我国是个新概念。正在制订中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草案)》定义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

一般认为,自2000年国家文物局批复《圆明园遗址保护规划》起,“遗址公园”的概念即在人们中间传播开来。而此后几年间,我国文物主管部门和学术界较多使用“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遗址公园”,或用二词互相指代、定义。如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关于“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在《做好大遗址保护推进城市和谐发展》中指出:《关于“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实施以来,“我们全面启动了100处重要大遗址的保护工作,扎实推进大遗址保护基础工作和规划编制,实施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初步建成了一批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1];河南省文物局陈爱兰局长在《抓住机遇,扎实工作,推动大遗址保护工作稳步开展》中使用“安阳殷墟大遗址公园(示范园区)”概念^[2],西安市段先念副市长在《科学统筹,因势利导——努力实现遗址保护城市发

展和民生改善的和谐共生》中使用了“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暨国家遗址公园”概念^[3]。可见,“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已经酝酿有年。

实际上,考古遗址公园在我国已非新事物。早在1987年,安阳建成了殷墟博物苑,这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考古遗址公园”。进入21世纪,北京陆续建成了元大都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明皇城遗址公园、圆明园遗址公园等,最近几年我国各地完成或已具雏形的考古遗址公园还有高句丽遗址、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鸿山遗址、偃师商城遗址、良渚遗址等,正在建设中的还有秦始皇陵遗址、大明宫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等。

笔者所说的“考古遗址公园”是指古代遗址保护和展示专门园区,它以保护遗址和服务考古为首要目的,同时,通过遗址展示和文物展览揭示遗址的内涵、价值,配合绿化美化,推动教育和旅游观光,是方便群众休闲和健体的公益性公共活动地域空间。

建国以来,我国的大遗址保护工作一直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文物考古界的重视,取得了较大成绩。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大规模的城乡建设,经济发展、城市和农村建设与遗址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旧的遗址保护模式和措施渐渐失去了有效性和可行性,亟待

收稿日期 2009-12-10

作者简介 杜金鹏(1957~),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夏商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

探索一种适应当前形势的大遗址保护方法。这种方法,必须是能够较好地调整遗址保护、考古科研、经济发展、居民生活环境改善和生活条件提高等诸方面的关系,即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遗址保护模式。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我国各级政府和文物考古界经过积极探索而提出来的一种新思路,已有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这是新时期文物保护新模式,是大遗址保护的重要方式,是建设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

二 偃师商城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探索

偃师商城遗址公园建设始于1998年。

1996年,国家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偃师商城遗址年代研究是该工程的子课题之一。是年,我们在偃师商城遗址东北隅的发掘中,清理出了商代城墙、城壕、墓葬、道路和车辙等,第一次根据明确的地层关系把偃师商城大城始建年代卡定在很小的时间段内,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后考古项目的首战告捷。

同年,我们开始了对偃师商城宫城的新一轮考古发掘。首先是对宫城北部“大灰沟”(祭祀遗存——在祭祀沟和祭祀坑内发现众多猪、羊、牛、鹿、人等牺牲)的持续发掘,建立了偃师商城商文化比较完善的地层序列,丰富了宫城文化内涵。此后,对宫城中部的一号宫殿和西部的二号、三号、八号宫殿等进行了发掘,对宫城北部的人工池渠(现知我国最早的人工苑囿,是后代皇家苑囿的滥觞)进行了发掘。通过这一系列的发掘,我们基本掌握了宫城的内涵、布局、演变以及宫殿、祭祀遗迹和池苑遗迹的年代等。根据这些成果,我们论述了“偃师商城的始建为夏商文化界标”,并给出了偃师商城商文化的分期和断代意见。这些都被列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标志性成果^[4],在夏商考古和夏商历史研究方面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初,国务委员李铁映(“夏商周断代工程”顾问)即指示: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考古地层和遗迹,应该保护下来,作为“标准地层”。

有鉴于此,我们提议采取措施保护偃师商城考古现场,被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和偃师市政府所采纳。1997年,笔者受命领衔编制《偃师商城东北隅考古发掘现场保护方案》,计划在北城墙发掘现场“采取开放式的遗址公园形式”,“将考古发掘的城墙、墓葬、车辙、灰坑、陶窑等商代文化遗存复原出来,露天展示”,该方案得到国家文物局

的批准后得以实施。于是,偃师市出现了一个用于遗址保护和展示的袖珍型遗址公园,占地仅长147、宽82米。

1998年,笔者主持编制了《偃师商城宫城遗址保护规划及第一期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偃师商城宫城遗址保护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保护第一,抢救为主’的文物保护方针”;“坚持整体规划、全面保护原则”;“坚持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密切配合、高度统一的原则”;“坚持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并重的原则”;“坚持远期规划与近期安排有机结合的原则”;“努力做到科学性、真实性与可观赏性的统一”。

在该规划中,我们明确提出:“建设偃师商城宫城遗址公园的总目标,是长期、有效地保护宫城遗址,同时,优化城市环境,增加城市绿化面积,使之成为科学研究、历史传统教育的基地和当地群众休闲娱乐观光的场所,以推动当地的文化事业,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偃师商城宫城遗址公园建设规划方案,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肯定。文物局拨出专款予以支持,并将其列为大遗址保护试点工程。在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和努力下,偃师商城宫城所占70多亩土地被市政府通过租赁方式有效掌控,加筑围墙,并在其中采用不同方式标识展示了宫殿基址、祭祀沟、人工水池等,形成遗址公园雏形。

只是,当时偃师商城遗址保护仅为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的实验项目,不为人们所熟知,偃师商城遗址保护规划中提出的“遗址公园”概念也就仅限于很小范围流传。但十余年前开始创建的偃师商城遗址公园,无疑是当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萌芽。

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关于“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将偃师商城遗址纳入首批工程之中,把偃师商城遗址公园建设推向了更高峰。目前,偃师商城西城墙保护展示工程已经完工。

三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方针与原则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事业,不能搞“大跃进”,不能搞“一刀切”,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科学出发,确保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

笔者认为,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必须遵循如下方针:

一切以遗址保护为前提,把遗址保护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

统筹兼顾、科学发展,努力做到:有利于遗址保护,有利于考古学进步,有利于城乡建设,有利

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规划先行,科学论证;保护第一,适当展示;稳步推进,持续发展;解放思想,严格管理。

全面、科学、严密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是搞好遗址公园建设的前提和基本保障,建设规划的制订班子中,考古专家和文物保护专家应当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较高发言权。建设规划一定要充分吸收考古、文保、环境等方面专家的意见,广泛听取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意愿,经过公开、科学论证,并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遗址保护始终是第一位的,遗址展示要慎重选择展示节点,做到保护措施到位,展示效果良好。对于遗址资源的利用要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凡是有可能造成遗址损坏的,均不应展示。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要有全局观念,要从遗址的整体保护出发;而其实施,则应稳步前进,逐步落实。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应该从条件优越的遗址(如遗址保存状况较好,考古工作比较深入、成果丰硕,当地政府和民众态度积极,经济基础良好)做起,从保护状况危急的遗址(如临近城市、面临城市建设重大压力,或面临重大自然灾害破坏压力)做起,从保护和展示利用前景良好的遗址(遗址价值突出,能够吸引和容纳较多公众)做起。坚决避免一哄而上,避免只求速度不讲质量的大跃进。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在当前还有统一认识的必要性。理论、科学界首先要解放思想,用新的思维方式看待新生事物。从单纯的固守式遗址保护模式下解放出来,从科学发展观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高度思考问题。

考古遗址公园虽然在某些地方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但就总体而言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尚在初创阶段,因此,很有必要予以规范化。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制订相应的管理办法。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的一种新思路,但考古遗址公园自身也具有一些局限性,不能成为大遗址保护的通用模式。我国各地的大遗址保护还应根据每个遗址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摸索适合当地实际的好方法。

四 考古、文物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的关系

考古遗址是考古遗址公园赖以存在的母体,也是考古遗址公园壮大发展的根本。遗址公园是考古遗址的附着物,其主次关系必须明确摆正。考

古遗址公园展示的主体对象就是遗址本身,展示的目的主要在于揭示遗址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公众文化素养,激发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因此,保护遗址是考古遗址公园的根本目的和首要职责,公园建设不能以破坏遗址为代价,任何可能造成遗址破坏的展示行为都必须禁止。遗址展示应在文物保护与展示效果之间寻求平衡点,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必须具备可逆性。

考古遗址公园利用了考古遗址资源,条件成熟时公园应对遗址实行反哺滋养,即不仅要为遗址保护提供环境保障,还应力争为遗址保护提供其他支持。

考古遗址本是考古学家的事业家园,是考古学赖以生长发展的基础,对于遗址内涵和价值的揭示,主要依靠考古学家的辛勤劳动。遗址公园的创建所必须掌握的关于遗址的科学依据,完全来自于考古发掘和研究;而遗址公园的持续发展,则有赖于考古学提供源源不断的新资料和展示对象。

长期以来,考古学家为大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史前的半坡、姜寨、牛河梁、良渚,夏商周三代的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周原,秦汉以来的秦始皇陵、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元大都等等,均在考古学家的辛勤工作下得以彰显其神秘而迷人的风采。然而,这些遗址上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虽然曾经轰动一时,但却往往不能公开地、长期地展示给普通民众参观,即便是生活在遗址上的居民,甚至也并不知道本遗址的真实面貌,更遑论那些远离遗址的人们!于是,学术界耳熟能详的遗址——那些具有种种意义与价值的遗迹遗物,只是少数人有幸面对、观摩,这是文化资源的极大浪费!那些辛辛苦苦地劳作在遗址上的考古学家,其成就也未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所利用,这又是极大的人才浪费!

考古学家切不可把遗址视为考古学的“特殊领地”,以为只有自己是遗址的主人,遗址仅仅是供科学研究之用。必须承认,任何遗址都是全体公民的公共财产,我们应该让遗址为全体国民服务。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应当正确处理学科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关系。

笔者认为,考古学家有责任、有义务把自己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介绍给每一位同胞,甚至介绍给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人们。因此,考古学家应该积极支持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通过遗址公园,把考

古成果展示给公众,落实我们对纳税人的责任。

考古遗址公园不仅依托于古代遗址,同时也依托于考古学和考古学家。毋庸置疑,考古遗址公园在创建和发展阶段,都需要考古学和考古学家的参与、支持。

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首先依靠考古学家提供相关的科学资料,包括遗址的范围、内涵、布局、年代、性质等,需要考古学家提供可用于展示的遗迹和可用于展览的文物。如果上述材料尚不完全具备,应提请考古部门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予以补充。

考古遗址公园在初创完成之后还需要考古学的长期参与和支持。首先,考古发掘现场就是遗址公园公开展示的重要项目之一,我们不仅应当允许公众参观考古工地,有条件时还应邀请部分公众直接参与考古工作,这是考古学扩大公众影响的窗口,也是考古学服务公众的途径。其次,遗址公园应在条件允许时扩大或更新展示项目,增加或更新展览内容。这些新的展示项目和展览内容,主要依靠考古学的新发现和新研究。因此,考古遗址公园里面应该为考古学家留出位置,考古遗址公园永远是考古学的科研基地、考古学家的温馨家园,遗址公园应当为考古学家的科研活动提供方便和支持。

考古学家不仅应该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参与者,还应是考古遗址公园管理的参与者。遗址公园应设立遗址博物馆,向公众介绍展示本遗址的考古历史、考古成就,其中的资料馆、标本馆应是

既服务于专家又面向公众的公共设施。没有考古学和考古学家的参与,考古遗址公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其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制约,甚或无法正常发展。考古学家参与遗址公园管理是遗址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五 考古遗址公园与民生事业

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工程必须是民心工程、德政工程,不能让祖祖辈辈居住在遗址上的人们因此遭受损失。要关心其生计,让他们从遗址公园建设中得到好处、尝到甜头。遗址公园对当地人民生活生活造成的不便和损失,应给予相应补偿。

凡遗址公园范围广大,已有居民为农民且需在当地继续务农的,应尽量不要实行搬迁。其村庄影响遗址风貌的,可适当整治;其生产活动影响遗址保护的,应帮助其调整种植方式。居民为城镇人口的,要妥善安置,尽量改善其居住条件。

通过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有效带动旅游观光等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每个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参与者必须牢记的责任目标。

我们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信条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1][2][3]国家文物局编:《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2009 年。

[4]“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0 年,第 84 页。

Conservation of Great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Construc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

DU Jin-peng

(Center for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Abstract: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 a newly developed model of sit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with purpose of preserving the site and serving archae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building the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he site park construction requires proper conservation planning, rigorous and meticulous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and possibly, continuous reassessments and reexaminations. Archaeologists, site managers and heritage administrations should cooper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

Key words: Archaeology;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 Great Site conservation